聖宋名賢四六叢珠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二十二

建安　葉蕡子實編

操守

四六

功高衆忌日月无德而踰　惟踐履行今世之罕难

道出自將風雨不改其度　故敢畏排它人之可比

視富貴以无心顧万鍾何加於我　鑪鑄烈焰莫摧百鍊之剛

堅持守之有道雖一介不取於人　霜雪後寒不改後凋之操

臨六節而不奪　体圣人之称而使貪无廉　進退周旋而可度

雖小善則不為　秉君子之剛而使王者直　艱难險阻而不渝

挺寒松之姿而挽操彌堅　確尔自守　其為氣也至剛

馥秋香之馨而久尚不改　介然不依　有諸己之為信

致身九陛言正大而无私　夜艾星稀独庚之有爛

十年氣方剛而大挠　歲寒水落惟孤之不凋

凜然風節　出入三朝　衆人分鶩懷蓍龜先見之明

一於險夷　始終一節　未洛淪回挺松柏後凋之操

極高明而致廣大　有覺天下之憂　蓍龜先見　秉一節而弗渝

立廉恥而抗直方　無愧古人之節　松柏後凋　甘三已而無慍

柏歲寒而不凋　挾鯁亮之氣　肅哲凝姿　節独貫於險夷

草疾風而不勁　秉雄剛之才　剛方植操　塗兩全於榮滞

秉節不回堅如金石　操守得儒者之風　量淵乎而莫測

不言不効應若蓍龜　進退有古人之義　節凜然而自將

屈身不替於始終　凜然勁節　高堅之上得於卓爾

夷險常持於一節　激彼頹風　剛大之氣養其浩然

凜朔氣已橫秋　圉論万變而守如初　自任以當世之功名

挺精忠而貫日　孤忠百鍊而难於烈　独高乎古人之氣節

精忠貫日　忠誠夙着金百練以难回　仰高明全節之燭然

勁節橫枝　正直独行王三献而始辨　見盛德元勳之蕴甚

灵龜自守諧戒於朶頤
鳴雞有晨不懟於如晦

功勳

四六
出入將相哉四千年
古今勳勞无一二輩

功蓋一時　望絕搢紳
名著百世　勳書奚非
道際兩朝　帶礪之盟
功傳三世　旂常之載
雷厲風飛符一馬度江之讖
天開地闢昆五龍夾日之功
修敘蹟之具瞻
常之偉績
功在山河
威行草木

二武以超雲霄蔚其木老
孤忠之貫日月凜不可回

有未會世之哲　將隆再造之勳
以筆非常之功　必得非常之佐
罄忠嘉而許國　任心膂爪牙之寄
懋勳業以格天　積旂常鼎彝之勳
鏖戰上谷誇李廣之無雙　名著兩儀
奏功未央推蕭何為第一　功存九廟
勳業偏銘鼎彝無得而明
冨若決江河莫之能禦
名高搢紳　書功盟府
勳在社稷　為國長城

世家

四六

才名高王楊之後先 窮聖域之淵源 近日高壁
門閥冠崔李之甲乙 傳相門之衣鉢 承天華閥

天資蹕越 非独能紹相門之大業 家声冠冕於本朝
地望高華 常自任以天下之奇才 人物琳琅於當代
風流映世 門地東京之望族 竇氏五枝香滿天下
德礼名家 風流南士之翹林 蕭瑀八葉声振當時
蕭育名父子 風高勲伐之家 長孺知經父子継登於三事
僧彌難弟兄 自足廟堂之器 彦将稽古弟兄同貴於一門
琛璣滿地信少陸之多才 屏風隔座紀尚書當世之家
賓客回頭知徐卿之積善 門閭對居温大雅一時之盛
五桂芬芳行繼燕山之竇氏 陳太丘之父子羔雁成群
三株葱清豈羡汾水之王家 謝宣遠之弟兄華萼相輝

式武公之館是宜復為周司徒
明韋氏之經何遽不可作漢丞相
美為世濟無渊八凱之才
德與父齊可囊三君之後
漢諸表父子四世繼出禁中
唐諸弟兄一特並烈王省
決是董之賢削
嗣韋平之世業
後世豈無傳焉
流風猶有存者
庶幾媲證之孫
復振臧辰之後
孔庭詩礼
芝蘭

孤突之教忠
皐陶之濟美
方君臣隆千載之遇
而父子同一時之榮
盛哉皐陶濟世之榮
蓋自孤突教忠之度
門戶七葉俱與　箕表
弟兄八人俱美　帶礪

賈生明道漢錄賈嘉之能
魏公進忠唐表魏謩之烈
亦紹厥後蓋元國之可思　韋平
吉于丈人庶石公之仕是　嚴崇
前胃生之席少侯從容　青渠
視大雅之門相為甲乙　表繡
瑣虎伯仲同音　四世五公
酥酥兄弟並器　一門万石
論國者豈惟喬木
懷人者猶及甘棠
楊震累業　世官之蹤
于公高門　士望之符
鯉庭　鼎鍾　麟角
鵬海　子治　鳳毛

道德尊上
文章盟主
家傳素書
国有青史
朝称令德
世有美名
楷模国器
事業相門
挺祖風烈
為世英豪
天資美發
地冑高華
典刑前輩
輔弼名家

箕裘相業
柱石朝家
方為庠序之通
已負廟堂之望
出手忠孝之教家
辨若功名之餘事
四世五公門閥独高于天下
十事九律計謀有補於国家
孝總百家
才高一世
高明性稟
忠孝家傳
以謀模蓋業其家
以器度識傑名於世

吹剑独步於青雲
到身横飛於槐府
學守韋平端是相門之相
句凌鮑謝謂真詩人之詩
家傳與孝
世載令名
材為時用修文武之憲邦
學本家傳根中庸之至德
故國非為喬木紹世業於章平
孝者仰如太山極師資於游夏
傳家之學源深而流長
經国之才豈寒而已正

家去箸代
世德在氏
一門忠孝
弥赫家声
七葉忠孝之門
四世文孝之士
三朝服采
六藝名家

明習憲章 矧濟家傳之美 才華四溢 世傳令德 神鋒映俗
緣飾儒雅 宜推群最之良 李術家傳 身負奇才 仙路遇倫
匪謂国之喬木 以有世臣 出自相門 嗣文献於故家
尚覺国之年崇 而况其子 惟為人望 追興刑於前輩

賢俊

四六 楊伯起之子孫 清奇世德 孫謙不忘喜滅 孫有後
魏中公之議論 挺有祖風 我心是似 含召虎以来宣
孝元竟以斷大謀 不如旧德 於祇突受忠之言 雖知已死
指喬木而称故国 未為世臣 若桓榮稽古之賜 被起宜蒙
奕世立勳 吳芮早書於丹令 一千一百万 罪鄰里於文墟
積善餘慶 畢万伸亨於大名 九百九十枝 期子孫之結綬
維豪傑之士 无待而興 惟稽經濟 寢丘遺業 幾至荒蕪
公侯之家 必復其始 果破蔭永 扶陽旧封 以受賚祉

陣車馬之蕭豈独亘宗之稽古 漢家丙吉之有謀 承明三入
厉子孫之業敢忘宗氏之家傳 虐嘆魏公之无後 大雅一門
感德神明而協相 雖嗟顔駟之不遇 有父子同升之榮
英材嗣續以方興 終羨臧孫之有後 作君臣相悅之樂
濟庭堅之世美 阿衡之格天 臧孫有后 国士之風
楊召虎之王休 司徒之善戕 周公拜前 世臣之烈

武勇

四六

家傳方略識通龍豹之韜 勇不顧身本山西之將種
世有威名令信貔貅之旅 謀常先使得圯上之兵書
暴歲矣芳[illegible]亂災生於甲冑 衣極戎居聲烈爪牙之衛
一朝醴賞貂蟬果在於兜鍪 將符出秉必睎心膂之長
方同史克頌魯侯於泮宮 樂羊居外誹開盈篋之書
終於揚雄贊營平於麟閣 陳平有謀不問受金之謗

周啓元戎必歸功於渭中 漢平韓信為上將授旄鉞於齋壇

唐平淮蔡亦懋賞於裴公 晉命郤縠為中軍崇詩書於幕府

傳觴薦壽空馳定遠之謀 王者之兵本仁義蓋將禁暴以安民

銕石振威尚惟燕然之勒 天子之將通神明兹用折衝而禦侮

閱禮樂而崇詩書 日月旂常成績 甘陳兼六郡之良

貴攻取而賤戰守 江準草木知名 關羽有万人之敵

裹弓矢而戢干戈弓式數於文德 執干戈則有社稷之衛

崇詩書而閱禮樂尔尚保於智名 听鼓琴則有將帥之思

政典以先代平國莫厭負固之誅 天之壁壘象在羽林

勲官以六賞普功不受熏戰之祇 王之爪牙耽于折文

肅長安之旗鼓下坊李晟之軍 容執干戈衛社稷 声聞邊疆

俘頡利於闕庭更紓衛公之奇績 撫安边境功功名 勇冠戎行

將軍國之心膂 通玉帳之善經 匈奴未滅去病辭第

王之爪牙 体金行之正氣 先零尚熾充國請行

修政事而攘夷狄　提貔虎以振天威　膺揚渭水之師

說礼樂而崇詩書　取驍勳而懋國績　虎闞淮濆之旅

有德以立武事　修我戎以整六師　將略立權　緩帶輕裘

稽首以揚王休　天文德而治四國　兵分三陣　綸巾羽扇

俎豆儒風　王鉞參旗　材氣無雙　古良將風　忠不避難

詩書將業　龍韜豹略　戰功第一　烈丈夫氣　勇當貫軍

賈王五餌　皎日之明　孫吳方略　師中之吉　承徽之命

葛亮七擒　迅雷之擊　信布爪牙　閫外之勞　破竹之功

踐揚

頌德述才之下敘履歷之上用此句

四六

作與於一時之間　吐論背前輩之風流　氣徑琳館

超軼於千載之上　落筆非後來之氣格　根在巖廊

薦更一府之榮　爲傳羽檄　中暫去於廟堂　坐擁異料

獨任四方之責　趣下鋒車　旋即歸於帷幄　薦歇華簪

踐揚兹久
譽處深休
踐揚皆極於華塗
圖任悉歸於樞長
自昔擢於殊科
即荐則於華胄
簡在帝心
對揚休命
果踐禁聯
愈隆宸簡
宜是超遷
並深眷注
親承妙注
華塗

受清妙柬
出應昌期
遂逢其主
亟服禁塗
早膺簡注
入禁踐嚴
由計偕而旅進
方籍甚以馳稱
踐揚兹久
眷注彌深
發自頭顱之聽
常浮揚清之班
早際昌辰之吉
出參俊軌之游

入踐華聯
益騰茂實
自致功名之會
親逢睿聖之知
兹起燕間
復還嚴近
異由時望
特被朝恩
自簡注於清衷
宜踐揚於華貫
自峻擢於危科
頓倦游於常調
茂擁賢業
建中需科

果膺妙簡
遂皆洪機
眷注愈深
倚毗加厚
爰自先朝
便升清貫
自復遊於帝所
即愈贊於皇猷
屢庭才望於清光
即日立登於要路
為明王闢服
忘方事圖新
果膺殊渥
亟踐不聯
爰自得與之始
屢恢游刃之餘

蚤結於深知　早由簡拔　爰飛步於亨衢　果逢盛旦一
華要薦揚於抚仕　多所践揚　久育材於近署　圖任元動
自踏近侍　當國家三載中天之運　眷注愈深　所臨必最
益著微猷　正君臣一千年際會之期　倚毗加厚　无施不宜
践揚幾偏　久々矣践揚　隱然公務之望　自結兩朝之眷
出入咸休　藹然譽处　久矣中外所期　蚤登西府之聯
自結主知　君常議論不為落々之虛言　早躡青雲之路
益處賢業　凡所践更莫不璋々而可記　屢深卅辰之知
推望日久　就於士大夫之表　蚤践高華之妙選　起自江湖之遠
而謀模適　契於天子之衷　藹問直諒之休声　歸從鵷鷺之遊
洗空万古　早自擢於殊科　晚公朝之抚仕　早登賢俊之列
飛上九霄　存親承於異渥　逢聖主以昌府　久負經綸之志
發揮妙蘊　擢秀儒林　早游簡接　此直仕崇之施為
游歷華洋　飛異仕路　多所践敭　皆前目詩書之根本

自致功名之會
独膺濟聖之知
践揚中外
更累事功
早拔周行
上應異眷
宜上心之簡眷
被中詔之優際
早濟危科
寢階朊仕
早逢熙運
偏歷華途
践揚朊仕
躬著繇户

早践要途
寢膺妙簡
况荐書於成績
宜進陟於要途
夙懷康濟之資
荐歷清華之選
蔚有全望
播於清朝
主知同結
膺眷至濃
早拔用行
茂膺異眷
果膺持達之知
荐歷清華之選

夙奉經綸之略
久蒙神圣之知
早際亨佳之會
亟躋清要之途
縉紳歸重早有俊声
中外践揚雅多成績
登途異戢
亟長壯猷
早登華第
歷践清除
簡在淵衷
屢膺顯擢
早歷亨途
践揚托寄

既蚤冠於時髦
宜亟揚於夫業
早游妙簡
亟践要途
夙簡淵衷
荐揚華胄
望鵬路以横飛
指鳳池而峻陟
早於人望
早簡上知
簡於帝心
寢更要仕
博洪古今
久擅縉紳之譽
践揚中外早應廊廟之知
自知知於全明
即荐膺於委任

自穎天廷之第　清声藹々　早蜚声於朝序　繁要賤吏
独深宸之知宸　要路駿々　亟遣足於華途　英猷卓發
早見器於内朝　蚤膺妙簡　中外踐揚　方踊亨衢之始
久服近於周内　徧歷華塗　事功烜赫　共推遠業之階
若多踐履　蚤策勲於俊域　功名必致以自期　自結眷知
茂著猷為　寖飛譽於周行　當責鼎來而艾　驊庭寵數

履歷

擢自詞林之之妙　忝陪法從之華　督府徨星嘆夫吾於江左
留都與鑰仰肅相於閫中府冊青旋知於老臣閭閻再淵於

四六

黃道至每為縫候之目　送謂不得阜陶為己憂亨欣要路之登已
遂急流之退重輕所繫　雉椅謝傳於家東山安否何如即訪裴
公於西雅召從緑野超拜洪樞名自江湖進陪軽陛仰遡光明之學
崧質循亮之模與其置諸勸　講惟幄之間　易若登於折衝廟堂之

上具瞻候在膺眷弗違屬親攬於政機亟進聯於法從佩危淵之
錫既引上於星辰演鰲禁之綸更助為於雲漢頃從近列浸
歷華塗飛騰省闥之間參大政　召還自外而歸直禁林曾未
閱位以兼倅逐簡上心密總樞機之要名既與身而俱顯德當階時
而進登右府　青雲得路搏九萬里之扶搖紫綬金章重際千齡
之會遇須從近列浸陟華津振耳目於烏臺肅威稜於風憲　丞
奉紫泥之詔進趨青瑣之班著兩朝謇諤之声冠百寮倚毗之望
騎應着卷峻陟夏官　入直螭坳簪筆以司言動進迁鳳閣綸之
以贊賞刑　早踏參倅於日月中留落於湖江時知居易之忠精帝
憶伸舒之簡右　自結兩朝之眷叅登四輔之聯思若湯泉直鳳閣
舍人之標心知止水為虎符刺史之師歌袴襦於姑蔑之墟洗甲兵
於雲陽之野功既成於投鉞仁爰賜環不遠千里而見王果以一言
而悟主精神風契春注益深北門正内相之除南部
之長　記言毋墜得孔氏之謹嚴書命紫垣同漢家之深

選曹之柄薫陪宥府之籌蔚有令名擢在公款 貳 卿 秩
省 託勅銀臺爰起燕閒復还嚴近扈六飛而視草供十吏之濡毫
久勤西域之贊書受正北門之遊直 細册府圖書之秘討與臺
容與之誼 显々三朝之老成堂々一代之宗伯兩年去國坐勤兩
臺倫倍國倫一旦还朝益重台階之望光華二轄早被上知清
切廊之選荐歷於三基 南宮俊彥尾傳冀於決飛東觀旧
遊風引小舡而小却嘗自遂江湖之放曾不問容貌之枯非自道然
孰能此者會丕明之攬揔梲英俊以招延 果由時望特被朝恩流
馬木牛方佐中都之費金曆石室遂窺廣內之書 七領使軺兩更銓部
籍甚群英之上超然百慮之中 宜奉部俞進居必與記注傳謹
嚴之休贊書追溯孕之風豈徒哀々從諸公臺省之登盖將
亹々以爲天下社稷之計 十道畢成肅擁皇華之重中臺禮樂之
資成務之賢者嘉績於丕照見遠猷於已試 參莅文陸風 高

晁董之才載筆史垣更擅荀袁之体暫假麾於臨汝亟移鎮於兖
陵自兩科之連擢既三館之徧游乃践即曹遂居御戢叠結
隆知既糾違於台府北膺迅召遂董正於左曹特疏省檢之恩旨列
鳳池之屬早陪朱邸之遊旋列紫垣之屬使轺一去蓬瀛通辟
五之班召節再來甫元魁列宿之位早妙郎闈之選久參帝
所之進工吾六戢之聯既煩協助相理万機之务史藉深禅上旨
親承宥密之地甚近恩誕市幕府之位偶虛貳嚴廟之百揆
国勢益尊殿海嶠之十連師權增重潔已抱公威肅本根之地
能善宣美政成候台之司比数分閫之甚將遂媛藩之佚比
從左掖之華進任南床之峻然柱後惠文之治雖屈於老儒豈野
外縣蔑之儀可棄於昭代彈擊百僚独僅為臺之望徊翔凡
列聿涉邑正之官輒御月於金門耀使星於五星參倍諸參久從
藏室之游舉正密綱式戢肋文昌之政果由迪簡進遷高華峻從
班貳師之聯付拓土以起曹之重薦歷東曹素重公之譽進

栢采府修整之休　自決科漢殿通藉周行出領詔條允治
二矢之詠人奉討省聖延三接之恩受飛步於亨衢久看林於近署
次囊章於栢殿典秘記於蘭臺諍臣七人風推謇諤王畿千里常播持
鄴夜郎督轉輸　閱樞府之才藏卷王宮之絳帳使視東海出
開千里之藩入參九年之績英声騰遠風望巍昂正柱下之法冠
明陝中之刑辟肅將忠敬歷踐清華尚虛兩掖之除復領東州之漕
蘭臺編削踐班馬章程鳳閣演綸迈常揚之典則司版圖於
民部纘尹正於天識　橫經東序久聞孔道之明示草西垣坐見老
言之布　鄉雲呈瑞載史筆於螭頭紅藥翻堦代王言於鳳閣
謀猷出納存曆唯吉之司事業贊襄克任股肱之寄出尋方
而隱若長城受授鄴於文昌皆奇充於元郎　貳戎版省則國家
以裕導肯機之則王献以宣達八座於中臺方資率屬揔十連
天府式賴幹方太上簡求登擢副端之峻嗣皇眷倚驟陞亞旅
之崇中嗜牧御之才出受保釐之命　紫荷橐厭貞於禁垆紅蓮愥

榮開東粤
含香遞簡向出諸公之右登車攬轡並八使之名亟
踐禮樂之司爰作詩書之師　膺恩疏之殊知歷臺省之要任
接官聯於兩府載紆綸選將使指以朔庭建堅歡好復命南朝
於宸扆疏恩尋貳於計臺廣內天高進圖書之邃真維揚
地重易讓海之雄藩　步武詞垣道小增重提衡掄選金鑑泥輝
合香覆錦妙齡早試於為郎北馭登車要路幾經於出使所治皆
最无施不宜　漢闕通籍在已重於晉紳諸公之間楚嶠觀風
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星郎入侍蓮含香簪筆之華　紋薦
紆晉秩鑾坡之愛　撒筆悚謀出從陰蓮之綠水寢香門戟
坐韓木之清風　金馬政頌於通宵承明何事於擇歡蓋上方不
以內外而分重輕故公亦无以出入而有難易　詞令最閑吉語妙手
天下起涇得体風采聳於群臣驟躡近聯肅臨遠服　穀郎皆
光華之直膺便輅臨遣之榮　登通榮藉旋擺要津郎官上應
於天躔　嬋運於尹日　環林圖海坐視問席之仪廣廈細旃樂听桃

杳寢重煩於卧護淋宮旋即以清問　會杳渥蘭早被丸
重之汪倚登車攬轡俠楊八群之萍光　雖校逢山之上標韻冠於
諸儒接行挾水之濱咸校惓於侗部　郎闈蘊籍既早預於銓除
使節光華亦文韻於漕書　晉擅惜於荆門名知早未總銓常於
淮路節樂水霜　才肆冠於朝聰含寢高於即選出持使節職
姦之志於登車攬轡而見之存霜郡符惠德之民有卧轍攀轅
而晉者淡功清慕坐收樽俎之佐剌縱屏邇上農耒之課翺翺乎
道家之小詞妙判花真飲聞含人之標筆精入木掩鶩繪內史之書
揚歷乎列宿之合始有筆立螭蚴儀俠車從豹尾之中何暫厭
於京師遂一麾於湖海　毋寂赤畀自結知於明主紫微青鎖
遺歷試於華途　踐更中外之久備見設施於長優居星省細
翔久歷於歲時出奉虎符平理尚賓於德政条麻鍁日去思深
結於南棠圖團生靨惠政讀聞於西道山陽假守人尚愛於棠
除淮右乘軺鍐東流於地上旋陞華於秘殿受易任於幡車

旋篤說於杏壇 即參籌於攬府 摘山煮海已彰富國之勳 剖
竹分魚益著宜民之政 較藝禮闈登貫南宮之多士 摛文詞禁
腕陪西掖之清班 雍容謁帝之初 歷籍為郎之久 旋起鎮於名
邦仍通班於禁殿 一言才契於淵衷 兩杜已參於近時 早裴蕖
於蘭省屢被眷於楓宸 綸誥揚庭深得舍人之操 繡衣持斧皆
分使者之權 羨煬九闕之班 即興東曹之選 不嘗奮於臺省
親受知於冕旒 出鎮邊城 遠狀想聞其望 陛華廷閣 縉紳
咸仰於風流 登對矣謦三錫召音矣聞咸仰於儀刑政當曾
資於辭凍 即官應列宿常被寵於金華 刺史右諸侯碩雄
藩於鄂渚 木牛流馬荐持節於轉輸 熊軾隼旗屢分符於桑鄰
去天尺五常依在袞之光 為石三十暫假魚符之寵 早擢俊驪
出備熙旦會精神於黃堂 致富貴於黑頭 潤色名高妙極比門
之能事 贊襄公大 坐從左轄之宗綱 嚴徐元晚見之嗟綴
契有忠言之救會 同德持富貴 於達尊所援上星辰內

贊漢庭之議望風　印綬外揚異部之威　首延魁壘之儒
密掌凝嚴之任偕翻　紅藥鳳游西域之池　荅對紫微進引
北門之燭俄遣屏以班條旋賜環而掌礼　遥持將鉞出殿侯藩
月郎秋江旧著羊城之治績雷轟春陸旋騰能楚之威著
方八棣石渠之命失講論稽古何蘭臺金馬而壓乎道宿
迷居戢旧佐於成均復着蕃宣之效心常存於禁閣暫淹
推薨之司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廿二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二十三

建安　葉　蕡　子實　編

賀啓

三公

太師　太傅　太保

太尉　司徒　司空

總説　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漢末以太司徒太司空為三公師傅在三公之上後魏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後周又為三公隋為三師唐因之　國朝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大尉司徒司空為三公

太師古官殷紂時箕子為太師尚書微子篇曰微子作誥師以師注父師太師三公即箕子也以師孤卿比于也周武王尉太公為太師封師尚父於齊營立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成王時周公為太師書曰周公為師周公兼畢公代之畢公王曰嗚呼父師令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周官公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是也六典云三師訓導之官天

子所師法　崇重則不居其位尹氏亦為之晉書云軒轅聖人也伏師臣而授圖漢平帝拜孔光為太師光稱疾帝制曰國將興尊師而重傳其令太師無朝賜靈壽杖

太傅應劭漢官志云成王時召公為之職林云成王時畢公為太傅與天子坐而議事漢王陵孔光鄧禹趙憙卓茂張禹鄧彪陳蕃皆為之晉鄭沖為之詔曰太傅韞德深粹履行尚潔恬遠清虛確然絕世可謂朝之儁老衆所共憚職緯聯珠云漢之盛日克是選者卓茂以德化見求鄧彪以高名獲用趙憙繼正清典胡廣明解朝章晉時如鄭沖之平和何曾之決度荀顗之志學石苞之才局陳騫之智謀並為之

太保職林殷太中特伊尹為太保書君奭云召公為保晉王祥為太保詔曰太保元老高行朕所尚此鄭沖何曾荀顗儔擬並為之權以清識明允稱制權明允為誠忠清遠在朝正　者匪躬之志

大尉秦官漢初或置或省周勃灌嬰周亞夫田蚡並為之武帝元狩四年太司馬當太尉之任元武時省太司馬又置太尉以趙憙為之而興司徒司空為三公

尉如故始兩置矣獻帝省三公置丞相魏初又置而兼置太司馬宋則有大將軍不置太尉梁則兩置太尉司馬隋則置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唐因之

司徒少昊時祝鳩氏為之虞則契周則地官秦省之置丞相漢哀帝更名太司徒與太司馬太司空為三公光武時鄧禹為之漢末置魏置以華歆為之晉則何曾承嵇則丞相司徒兩置隋廢丞相置司徒唐因之

司空少昊時鳴鳩氏為之禹亦為之周則冬官秦省之漢成帝改御史大夫為太司空建武時大字獻帝特御史大夫司空兩置魏省御史置司空崔林為之晉則荀顗為之後周二職並廢隋置

故事易益卦告公用圭注公者臣之極　書呂奭任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　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

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詩節南山赫赫師尹
民具爾瞻　禮春官大宗伯公執桓圭　司服公之服自袞冕而
下如王之服　射人掌國三公之位三公北面其摯三公執璧
朝士掌外朝之法面三槐三公位焉　各官坐而論道謂之王
公　記文王世子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左成二年
王使委於三吏注三吏三公也　公羊隱五年天子三公者何天
子之相也　穀梁僖元年大子之宰通于四海注宰謂冢宰兼
為三公佐王治邦國　孝經天子有爭臣七人注七人謂三公
及疑丞輔弼　荀儒效大儒孝天子三公也　王伯篇三公摠
方而議又上賢使之為三公韓非子背私曰公象鼎足也數三
者法三光　史張丞相傳太史公曰三公者百僚之率萬民之
表也　前百官表注漢制　二公號稱萬石又太師太傅太保
是為三公蓋參
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為官名記曰三公無官

有其人然後堯之舜之於堯伊尹於湯周公召公於周是也或
說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空主土是爲三公又太傅金印紫綬
賈誼傳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
爲太師保保其身体傳傳之德義師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又
三公之責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者也　董仲舒傳太公起
海濱而即三公彭宣傳宣轉大司空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
足不任則覆乱美實願上印綬　丙吉傳吉曰天以三公之府
有按吏之名吾竊陋焉又吉出逢牛喘吉問牛行幾里或以譏
吉吉曰方春少陽用事恐有所傷害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
正尊傳尊劾奏丞相衛御史大夫譚位三公之任鼎足承君
王嘉傳君以道德位在三公以總方略一統萬類分明善惡爲
職　師丹傳策免曰夫三公朕之股心也輔善糾過正率百
僚　天下者也後明帝紀王[illegible]山出寶鼎詔曰鼎象三公
豈公卿奉職得其理邪　宣帝紀詔令自三公並宜明糾非法

宣振威風　後和帝紀詔三公朕之腹心而未獲安民承天之
策安帝論推恐台衡　賈復傳光武以吏事責三公郎顗傳三
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注三公上象天之台階又委任三府
胡廣傳贊七為三公所辟命皆天下名士　劉愷傳陳忠薦愷
曰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職協和陰陽調
訓五品　王龔傳李固曰三公尊重承天象極　魏賈詡傳注
荀勉別傳曰晉司徒闕武帝問其人於勉答曰三公具瞻所歸
不可用非其人　高柔傳公輔之臣國棟梁　吳志嗣注傳注
吳錄日丁固夢松生其腹心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
吾其為公乎卒如夢焉　晉天文志北斗七星杓南星及魁第
一星西三星皆曰三公主宣德化調七政和陰陽之官也又三
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抵大微一日天柱三公之位也在
人曰三公在天日三台主開德宣　王祥傳祥曰三公王公相
去一階而已又呂虔有佩刀工相之當為三公虔以贈別駕王

祥曰以子為台輔之望故相贈後祥為太傅衛瓘傳三公職典
天地實掌人物国之大事取義於此　諸葛恢傳恢為臨沂令
台亜王導庾亮謂曰明府當作黑頭三公　南史蔡廓傳廓為
吏部尚書武帝云羊徽蔡廓可為平世三公　斉陳顯達傳明
帝即位進太尉封公後以太尉判都陽郡為三公事而職典連
率人以為格外三公　唐百官志三師天子所師法無所總職
非其人則闕三位天子理陰陽平邦国無所不統　張九齡傳
古者刺史入為三公　選表宏名臣贊銓時論道王仲宝褚淵
碑文具瞻之範既著台衡之望斯集贊道槐庭　演孔圖三公
象五安　春秋合誠圖三公主尊宣君命　亘寛鹽鐵論天設
三光以照明天子立三公以明理故公卿者四海之表儀神化之丹青也
刘向說苑三公上下調陰陽節風雨要略三公者象鼎三足六承其工也

四六

全篇伏審帝判垣明誕布外朝之德師垣峻極有衆工宰
之班極名數以称格天之功隆体見以示尊賢之等名実

之加四達爵祿之級兩崇成命式孚有生胥慶伏以神文廣運
皐陶則見而知之聖武布昭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允若君臣之
同德能致帝王之極功自古以然於今為盛共惟其官才貫三
極智周万微每見之於未形靡付其所無事道兼聖賢之用會
身繫宗社之安危元春有那畀斯民而措請帝選於衆越諸老
以登覺作其於一時之間超軼於千載之上治成德備而百慶
理施博利廣而四夷賓貢之於詩書而有稽否之於神明而無
愧嗣奉緝熙之典丕承燕謨休協三代受命之符享其戩穀
作八瑞鎮邦之寶登以端元方漢澤之均行豈鼎司之可後律
須顯冊承顧師言位著有元職師臣之夫武陛蘇加峻壯王国
之尊安伏念某結約亡奇閒閒火予病樓何用亦忝万国之春
從帝自珍執辭千金之享懷未亡於舊履終有類於驩鑪望履
无階但想鷹揚之表飾辭有
瞻仰伸燕賀之儀

伏審顯膺冊命進陟帝師推大勲偉業常出於推難非絶品殊
階則無以報稱既內崇於毗倚亦外聳於見瞻出自上衷無心
不悅萊惟　某官氣鍾英偉德蘊中庸忠亮貫於神明聲名播
夷夏高仲達之節嘗輔帝秦晉季子之歸果聞昌晉稽膺圖任
益碧謀謨先審足於國疑變更張於戎政宣公遠亞明國家背
指之權德裕一言解藩鎮稱重之勢人情不駭王室益寧嘉猷
允契於宸衷沉慮大救於寰海綸囊經帶已承特異之恩崇蓋
黃旗克佐方興之如天所授何謀不成某猥奉甄陶喜聞播告
鳧趨莫獲救遍謝牘之颯爍徒勤企想維垣之峻
呂望之釣渭濱　可託大事則社稷之臣　常佩連城之玉
姬公之相周室　不親細務則帝王之佐　印至三品之金
路公師絶等之班　業亮四朝　出入將相幾二十年　黃閣
社稷無疆之慶　身兼五福　古今勲勞無一二輩　黑頭
天下之大老過西伯而盡歸揆崇極之建仰應合符之象憑

叔父之至親循東征而遣史　辭外朝之籌進登槐位之崇師
傳道之教訓先生所以迎厥官　正笏垂紳進於重席之位
成重於典刑天下所以資其智　經邦論道式昭光大之勲
華公之術四世三紀于兹　呂望惟賢起佐文王之治
傳說之總百官万邦其乂　周公已老留為王者之師
以帝者之師臣　出山川開壽社之封　推師之位
歸天下之大老　袞舃位佐經邦之傳　論道之官
堅一德而無二心　三公推人　爵盛垂策　師垣
術四世而歷三紀　一相處内　身名俱泰　帝傳
袞衣已性推番洛水之舊邦　壽老之美方邁德於汾陽
九命詒有僕未共識仁皇之真相　禮樂之功更仰成於姬旦
三階天眷有歸拜畀斯民之嘉倩　位爵有光諸師臣之夫式
鵷尾帝選于衆越諸老以登賢　隆禮加峻壯王國之享安
鼎司仰止三朝之老　製以山川世胙之封　天子有七人經邦

爭臣　蔚為万衆之師　崇以欽鉞專征之器　大師商三公ゝ
而論道　儀刑海内　嚴明廷則爵為逸尊　有来命世之哲
輔導帝躬　事德義則貴有所属　以起非常之功
成湯先委於伊尹必有所不召之臣　非予奮之誰也
穆公與人手子思不能安長者之側　豈曰友之云乎
一国之臣望所慕為政不難　王曰嗚呼父師作祇命周公爾
天下之大老来帰其子焉往　余惟克邁乃訓継舊奉耳盤ゝ
之賢則作礼楽燗度量於簡堂　極明器則礼教益隆　就勤大事
寅亮丕朔受恭元之神策　咨興刑則老成為重　俾乘安車
永頼耆龜之舊德　公孫白屋　漢事亘葉之尊　中輔
克開社稷之表閫　緒萬黑頭　魏優王祥之養
極名器則礼敬益隆　儀重刑海内　昔望吾呂尚如對然起萃
咨興刑則老成為重　輔導帝躬　今欲天下一同老不帰骨
位為王者之師　論道之尊　貴寵人爵

身任當世之重　秉與之責　克享天心

三少　少師　少傅　少保

總說　職總聯珠云立三公與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為官名又立三少為之副並為孤卿與六卿為九按周官云貳公弘化則三少職也

故事　書周官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與天子坐而地弼予一人注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　前漢百官公卿表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又立三少為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為三孤與六卿為九焉　後漢百官志天子燕業及其季左右之習範其師簡閱小誦不傳不習此少師之責也天子居處出入不以礼衣服冠帶不以制此少傅之責也天子居處燕私安而易樂而耽此少保之責也

四六　全錫伏書儀圖舊德董正庶官許魁柄之崇非賢不乂兼孤保之重其命維新伏惟某官命世其奇格天偉業其道周

流六虛而不匱其方宰制万物而有餘五龜夾日而飛宙安社稷
八柱承天而列坐正台衡拱撫而誅賊臣談笑而安安付之爪
陝倚以長城激義烈以先登我銷群肉邪冠懷而表去若聽風声
遺俗獲保於後殘宿將已為之愧汗馬虛元輔執契淵衷吉甫
為憲万邦既覩文武之任周公東征四国果遂袞繡之功方奮
激於英猷已澄青於天祲神人是賴宗社永安萬乘垂拜下風肇
啓末義台章交至尚軒乞身家稱横流更家居法萩大施於沛
澤優还綏於近懸武王同德三千懷於微盡之列漢家中天二
百頓陪冠鄒之流恩已專於盛枯情不勝於質屢
代蕃光膺顯冊進拜貳公君　之人告謀猷乂隆帝壽周公之王
覩功載遂總国戎綸綍誕揚朝野交慶竊以坐廟堂而謀王休
秉機軸而亮天工上則燮和於陰陽外則鎮撫於伏戎人傳矢繫
国重輕故黨光明盛大之時必有魁偉俊傑之輔假羽翼而權
絕蹤精神而折衝恭惟　某官本朝宗工斯民先覺有經天緯

地之文而濟以變該之豪有尊主强国之術而持以肅括之誠
方掄材三舍之初即冠君群俊之士紙價騰貴毀穴服於文鳴
帝度晏前工特驚於見脫粤從詞禁擢預政機蒐劃初功上紲
承於先烈料敵制勝盡開招於敵疆采符審象之求亟付贊元
之重无偏无陂已簡配於淵衷有猷有為佇櫕樓於遠業伏念
某斗筲小器刀筆下材冊府校文業預俊遊之末銓書浮食亦
叨職守之懸流落七年浮沉三群欽聞大渙竊抃危悚久困風
波今幸帡幪之庇未填溝壑求依播值之功
躋棣三少之班　玉檢告成載罵中興之緒　通犀夏篆
正位百官之上　麻綸數音茂昭夾輔之勳　絺冕繡裳
惟昔彝儀禮素隆於邦辟　伊尹得聖人之任　三公之任
翊贊異數位宜進於貳公　留侯為帝者之師　四輔之官
亞傅之崇　進路貳公　百辟是式　代天理物　三孤　孤棘
多儀之範　增重右武　三少之崇　論道經邦　九棘　公主

粹六摯表皮帛之導　蒲窦非才久叓官曠　謝
序左秩正朝廷之容　戴公增秩更昌恩除　恩

宰相

總說 通典云成湯始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伊尹號阿衡仲虺為左相是也武丁得傅說爰立作相置諸左右周公召公亦相成王為左右至秦悼武王亦置左右相漢高帝亦置二相唐改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又改尚書僕射為文昌左右相後又為左右丞相今以左右呼二揆此其始　紀原去昔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相成王故有宰相之稱史記秦本紀悼武惠王初置丞相以商鞅為之秦孝公問法令于鞅鞅有公相置一法官之語　始皇立呂不韋為相國則宰相丞相相國之名自此始矣

故事 書舜典帝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　僉曰禹作司空帝曰俞推時懋哉　書伊尹相湯伐桀　說命高宗

夢得説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岩又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又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又若作酒醴爾惟麴櫱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酒誥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　詩節南山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　詩烝民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又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　長發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記表記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注宰相主治百官　左文十八年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　家語相魯篇定公與齊侯會于夾谷孔子攝相事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荀王伯篇君者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　前表帝紀詔丞相朕之股肱所與共承宗廟統理海内

百官表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　曹
參傳何𦘕參聞之告舍人曰趣治行吾且入相使者果召參〻
代何為相国奉事無所変更壹遵何之約束百姓歌之曰蕭何
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靖民以寧壹　王
陵傳周勃謝不知問陳平為左丞相上問勃曰天下一歳決獄
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歳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上問
平〻曰各有主者上曰君主何事平曰主臣宰相者上佐天子
理陰陽順四時下遂万物之宜外填撫四夷諸侯内親附百
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　陸賈傳天下安注意相　公孫
洪傳先是漢以列侯為丞相唯公孫洪無爵乃封平津侯丞相
封侯自洪始〻　洪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　儒
林傳公孫洪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郷風　漢舊
　丞信總事閤四黄閤　周勃傳贊勃登輔佐正国家唯誅諸
呂　文為漢伊周　外戚恩澤侯表孝武興文學進拔幽隱公

孫洪自海顛而登宰相　車千秋傳千秋為丞相封富民侯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　趙充国賛秦漢以来山東出相　平當傳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 注 賢子几序、當子晏魏相傳相總領衆職甚称一意又相好観漢故事以為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　丙吉傳古代魏相為丞相詔問書所入郡吏吉具対見謂憂辺思職又問牛喘或譏吉、曰宰相不親小事調和陰陽職當憂擾吏以吉知大体　上賛近観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　朱浮傳康衡曰大臣国家之股肱天下之所瞻仰在明主所謹擇　上等賛自孝武興季公孫洪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元成康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　王商傳商有威重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大畏之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　翟方進傳方進奏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内無不統

馬丞相進見圣主御坐為起在輿為下　何武傳武初為郎吏
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　後顯宗紀篤賢助国宰相之
哉也　侯霸等傳論中興以後居台相總持權衡者多矣其能以
任職取名者豈非先遠業而後小數哉故伏湛造次急於鄉術
之礼侯霸入朝先奏寬大之令　朱浮論吳起與田文論功文
不及者三朱賓臣准公孫洪十策洪不得其一終田文相魏公
孫宰漢皴知宰相自有体也　梁商傳論夫宰相運動樞機感
會天人中於道則易以興政乖於務則准乎御物　捞震論進
光之間震為上相抗直方以臨權柱先公道而後身名可謂懷
王臣之節識所任之体矣遂累葉載德継踵宰相信哉先世掌
平方之茂矣　上贊楊氏載德仍世柱国　蔡邕傳宰相大臣
君之四体委任責成　魏志曹梠傳相門有相〻天相者文德
昭者也文德昭則可以正国朝致雍熙稷契夔龍　蜀志諸
葛亮傳先王即帝位策亮為丞相曰丞相其稱　之翔助重重

光以照明天下　上評堯之為相国也撫百姓子義執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可謂識治之良才　呉志陸凱傳宰相国柱石不可不強　晋天文志相一星在北斗南相者揔領百司而掌邦教以佐帝王安邦国集衆事也亘彝傳王曹、無丞相彝見尊極談世事还謂周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　南王倹傳倹曰江右風流宰相唯有謝安盖自況也　倹少便有宰相之志賦詩云稷契贊虞夏伊呂翼商周　王暕年數歲有戒人之度時祖倹行宰相賓客盈門見暕曰公才公望復在此矣

三十国春秋卞粹以清辯称兄弟六人並登宰輔世称卞氏六龍　随高穎傳頴事文帝朝有文武大略明達政務執政将二十年朝野推服論者以為真宰相　唐百官志宰相之職佐天子揔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然自漢以來位號不同而唐世宰相名尤不正〻宰相品位既崇不欲軽以授人　房元齡傳天宗謂曰公為僕射當助朕廣耳目訪賢材〻太宗曰一日

去良弼如亡左右手　杜如晦傳與元齡見朝政引士賢者
下不肖咸得其職當時浩然歸重　方為相時天下新定臺閣
制度憲物容典率二人討裁每議事帝所如晦長於斷而元齡
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世語良相必曰
房杜　如晦隋大業中以常調預選吏部侍郎高孝基深所器
重謂之曰公有應變之才當為棟梁之用　上贊太宗用元齡
如晦輔政典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典仆植僵使號令典刑
粲然罔不全雖數百年猶蒙其功可謂名宰相然求所以致之
之蹟邃不可見　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輔贊彌縫而藏諸用使
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哉　戴胄傳為右僕射子王德
累同東西臺三品閱數十年父子繼為宰相世說其榮　蕭倣
傳贊自瑀逮遇凡八葉宰相名德相望與唐盛衰世家之盛古
未有也　蘇良嗣傳廷文昌左相遇薛懷義于朝懷義偃蹇良
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第　北門彼南衙

宰相什表毋犯之　崔琳傳初元宗每命相皆　書其名一曰
書琳等名覆以金甌會太子入帝謂曰此宰相名若自意之誰
乎太子曰非崔琳盧從愿乎帝曰然時兩人有宰相望帝欲相
之以族大恐陌離者衆卒不用　二張二王贊人宰相代天秩
物變化入神惟有得者宜之　李訓傳累遷御史鄭注倚講禁
中求宰相朝廷諱言將用之訓偈曰宰相代天治物當先德
望後文藝注何人欲得宰相白麻出我必壞之　蘇味道傳宗
調人曰決事不欲明白誤則有悔摸稜持兩端可也故世號曰
摸稜手　王琚傳元宗於琚眷委時畢豫大政事時號內宰相
　韋安石傳同平章事會侍宴殿上張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
博塞后前安石跪奏商賈賤累不當預殿上顧左右引出后以
安石辭正改容慰勉陸元方告人曰韋公真宰相　杜景佺傳
后嘗季秋出梨花示宰相以為祥景佺曰草木黃落而木復華
瀆陰陽也臣位宰相助天治物治而不和臣之罪也頓首請罪

白曰真宰相　白居易傳王鍔欲加平章事居易以為宰相天下具瞻非有重望顯功不可任　張柬之傳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人傑曰張柬之雖老宰相材也用之必進節於国即召為洛州司馬仁傑曰臣薦宰相而為司馬非用也　宋璟傳璟為宰相務清政刑使官人皆任職　上賛姚崇以十事要說天子而後輔政顧不偉哉宋璟剛正又過於崇故史臣稱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政天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為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宋　張九齡傳為相諤諤有大臣節　楊綰傳賛綰使輔政聞風靡然自化者不可勝紀世以比楊震山濤謝安云　張延賞等賛張氏三世宰相然器有所躬嘉正窮於俗延賞汚於技洪靖窮於權　李世之等賛唐宰相以宗室進者九人林甫姦諛哉亡天下李程知柔在位無所發明其餘以称職號賢宰相　裴度傳度名震四夷用不用常為天下重輕　劉蕡傳問豹之

道任擇宰相以任之使權造化之柄　舊史李德裕　德裕罷
京兆築沁隄李珏傳珏曰祖宗倚宰相天下事皆　章故官曰
平章事君臣相須所以致太平也　上贊天子符相以不疑
郭元振傳仕至宰相而親具　李元紘傳再世宰相有清節
蘇瓌傳瓌廷碩再世稱賢宰相　宰相再入長孫无忌狄仁傑
李吉甫三入判幽求張說延賞鄭畋四入韋巨源姚元之韋安
石五入蕭瑀裴度　宰相文武兼者李靖郭元振唐休璟張仁
愿　唐宰相三百六十九人九十八族　韓進學解登明選公
雜進巧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
方也柳梓人傳彼佐天子相天下者指而使焉調其綱紀而盈
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
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
國視國知天下其遠近細大可以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
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

亦莫敢協不衒能不矜名不親小労不侵庶官日與天下之英
材論其大経循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代藝也夫然後相道得
而万国理矣相道既得万国既理天下挙首而望曰相之功也
後人之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
而已矣　杜上章左相詩一氣轉洪鈞〻霖雨思賢佐〻調
和鼎鼐新　選魏都賦禁臺省中連闥对廊直事所由典刑所藏
〻相蕭二八注八元八凱　選雜躰詩大廈須異材廊廟非
庸器　選何陽作再升上宰朝　選開府表等宰輔之高位
選王詩序元宰比肩於尚父　選顔詩序王宰宣哲於元輔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二十三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二十四

賀啓　　建安葉　蕡子實編

總說故事見前卷

丞相

四六　全篇顯册揚庭眞儒正位鹽梅趣藥蔬謂明良

之一時甲胄衣裳更兼文武之二柄中外提福

華夷均權竊以天地之交辟生以遂君臣之際千載

所难兆能相得而益彰是必至誠而無息天同神北

夤卜有以通其灵声應氣求膠漆不足言其固　心任

所降異體推乎恭惟　某官李典而識明道周　云

博非禮勿履照然見正大之情不疑所付讀熙傳畫

方之脉契謀猷於禁業開敵月於正途同寅協恭矜

而不爭群而不黨盡忠備過鋪而無謟諫而無驕九

重深倚於我康四海想聞於風采副大旱作霖之望

逆巨魚縱壑之游嘯蔬若時受立作相　謨合皋陶言

合綬契　都俞吁咈之間壽若高宗俗若成康皆自
輔贊彌遠之用求　聖造致太平如某者鄭里孤生
歸門舊物賀深大夏迹繫左符喜顏淵之遇明王千
載逢無於戰闘効吉甫之作大雅八章敬誦於清微
情詠愚衷倍万彝品　伏壽庭蜈明絡朝登塗椿轉
洪鈞之一氣从矣贊元陳泰階之六符推其出右最
鄗有慶華商其瞻共推　某官智過万人德尊一代
全口木舌集賢聖之大成淵甫山庭應乾坤之上瑞
充積覺民之道踐行稽古之言以蓍龜先見之明致
琴瑟更張之治成湯之於伊尹所謂千載相逢孔子
傳之孟軻共仰洪儒之効屬有甲兵之間不無疆場
之疑迎撊周知柔沉烽於幽陴廟謨素定造奠枕於
上京副表衣盂左之求類屏絃光前之傑注意深重

顔面益尊某身右方州心馳潭府望塵稱觴莫瞻望
於喬梘贊喜抽毫腳豈齊於尺牘
拜命大庭分聯左揆天人相於君相並興千載一時
永契太平之會四方万里共蒙生氣之和竊以舜帝
奉皇陶而亂不仁高宗命傳說以求古訓周先王
而為政為天下以得人竦佩遺風優見今日顔安危
之所繫宜上下之稱推恭惟 某官名世真儒生民
先覺稟三才之氣思則無邪以四海為心達則兼善
智大而心先於達致行高而不可以小知未嘗枉己
以直人豈擇屈身而伸道三諫不聽漢無于澤之私
万鍾何如權有養祿之樂屬大明之紹服講庶政以
圖新急聞至言優礼元老以公議而月處為衆人之
不能匹夫未安深軫納溝之念至誠獨立靡懐濡足
之憂致追賢退慝而名士歸心興利去害而庶民不

議果膺睿渥參來鈞衡飛鴻之遐順風巳如夙志大
旱而作霖雨咸賴我公奠扶万世之安求尚一人之
憂㫺偎叨幃遇倍功推諭
虞刑未惜選於衆而舉臯陶 世云裴度奇天下之安危
商鼎將調求諸野而得傅說 人以謝安卜国家之隆替
漢如魏相不挺發論於五兵 時則有若伊尹推斷道
以堯民姚崇何止訏謨於十事 王曰惟爾君陳以
嘉猷而告后 破斧而美周公雖棄介於內外 攜
渭而特大公家声可繼開延英而見裴度茲復寄於
安危 过江而得王尊国勢何憂遐于朱虎熊羆朋
於得請 伊尹得君恥一夫之失所 調鼎 有若
伊陟臣扈何以當仁 姚崇作相陳十事而後行
為霖 营洛周公方正明堂之位 如將寧治捨直
予其誰哉 爰立 格天伊尹親承上帝之臨 欸

致太平則周公其人也　旦膺　周不同心傳說所
以迪高后　宣王之倚方叔克賴壯猷嗜膚咸有一
德伊尹所以格皇天　高宗之式甘盤亦惟舊李注
意伊日相湯咸有　德　常予盛事固無愧於古人
拜命大庭咨繇謨禹克贊九功　房杜全功誠實
全於今日　分猷左揆外撫四夷求賴陳平之智
有傳說以弼台德則百僚罔不同心日辟百里孰高
召虎之能　若君陳克和厥中則三后同底乎道宣
帝中興之功推丙與魏　伊尹佐佑厥辟致為堯舜
之君　明皇厲精之治非宋則姚　周公師保万民
不建文武之教　君臣有須成脉股肱良而元首乃
尊　若音保邦數求俊德　政事要在得人綱紀張
而衆條皆举　肆予共政厥有舊人　予其克過前

訓庶我高宗之罔懋書郭中令之考而興国均休汝
則自周有終無俾阿衡之專美　享衛武公之年而
興民偕樂與其委召公以分陝惠遼一方　大老遜
帰方總機廷之重孰若用傳説以調爰凝成庶績
其儒柄用首路鉉席之崇　張良運籌已獨優於三
傑　得力牧而先五帝克賛皇猷　嵩軺飄相總職
宜首賛於万機命傳説而總百官大擬臣績　揚庭
積三載處中之望　取河北一百餘州令其時矣
有虞还樂副九重虚左之求　書汾陽二十四考行
且見之　必屬皐陶便從黑頭歷郭令中書之考
風操可託想不忘嘉正之名　直至黄髮給孔先靈
耆之扶　沉厚有謀益推恐東之之老　况閫中頼
簡何而鎮撫　大臣推郭令身獨繋乎安危　竹帛
天下繋裴度之重輕　外国於晉公使每詢其用
否　鼎彝　重華而協帝　羽翁綸巾紀坐清於妖

稷　湯后格天　悉將衆美而勤有厥　莊相印孟
疊賁於元功　實資伊尹　八年政府軍國之劭昭
然　大備一王之制作　宰相之任一曰宰司天人
之心允若　追述三代之規模　天子是毗兩魏之
弼漢朔推同心而輔政剬先入宅不启思康濟手艱
雅房杜之相唐室歛衆美而效君　位家宰政百
工首眷圖舊謝安矯情鎮物尚能致多士之向風
鼐鉉不移益峻台衡之望楊綰以德服人自能釐一
時而政見衮衣載錫更增宰路之華聖能時憲勅天
之命惟幾　人主之職在乎論相允資朝夕之輔相
克有終求王之休無數　太宰之任傳以佐王奚孫
我衙之重師之望若岩推石之瞻　皐陶之陳帝謨
既懋弼諧義　王臣之公蹇蹇屬匪躬之節　山甫
之將王命有嘉出納之勤　頌積故事就封富民之

俟　姬公未復冬宣亦爲之謠　制論　諸與諸生
復上得賢之頃　安石既登大尉蒼生之望　撥務
若漢其蕭曹爲冠而魏而相繼有声　若礪與舟
世莫先於汝作如唐之房杜居前挑宋亦並用於後
有衮及繡人父付於公　帰君全用汝礪言毋沃於
朕心　況夏配天朕方懋火康之業　作室乃肯堂
事必揚於先烈　暨湯奚命尔其爲伊尹之賢　彝
用皇陶若悛睦之康元首　乾建坤順一氣合而万
物通商咨傳說爲舟楫之濟巨川　君聖臣賢一德
而百度正　以事一人孰若仲山之匪懈　伊尹左
右商王　佐佑厥辟　使宅百揆莫如大禹之往諧
姬公股肱周室　勤勞王家　坐　絲纘禹克贊
九功　房杜謀斷　於变成功安刘氏而心勤方時
多事時協濟於蕭規　再幹洪鈞之化　方爰立而

置諸右宜我老成首光膺於說命 一新岩石之膽
於當今所擢其誰斡旋大柄熙無春天丁之秋 聳
岩石節彼南山之梁 儒宗   原副尔泰邦家
之否列布夭償然上亥之崇 王佐 相北於天階
 果膺牧卜丙魏扶本始之隆 傳野益梅寧戚共
持於国凍 益副其聘姚宋異開元盛 東山繡衮
青執鴻樞既致千弋之戰●溉七年之早方胥傳說
之寐 民膺今居端揆何理礼樂之兵 燠十日之
寒咸何趙袁之日 帝簡如崖相之除吏眞既公縢
奉况十事說天子早已見於青准一若丙吉之梅邊
瑁亦稍科條 則一代爲宗臣即遂間於專美竇不
繡棠既喜掃於雁且 君陳申命同多吉后之歃
三接命圭相印復加礼於衆公 千秋既封必有冨
民之功 万幾得志而擇于民 輔胥彌縫藏諸用

上熙帝載　飛龍夾日同心而輔乃辟　文胄儷楠
安所施　進東国均　鍊石補天咸一德以格天
陰陽和而万物得　晝日三接　五龍夾日蘆百王
而熙載　上下交而其志同泰階六符　八柱鶩天
實要推數進賢　王導有將相之才　斐度華蒐長
服　公孫開閣侍士轄依為杜樓計　庚沐
朝野注心　決定大策建中具不接之基　赤
爲褒衣美征東之姬旦　燮調襄賞元勳正上畢久
虚之位　命主相印谷平蔡之裴公　弼亮熙帝之
載早並外於泰階　経綸雖久彌縺万幾　肖崇上
褒之国之君胥進巔於魁柄　潤澤維新椒澤百度
、東協前詭況方世遇大聖方惠棋仰戚　爾在上
帝心膺柄用之專　於一代為宗廟每彌縺而藏用
閫任舊人起副具膽之功逐伍巾階　舜以不得

皐陶慮万機之或墜見王導晋復何憂進君首鉉
湯則有君伊尹諒一德之相依用仲尼尊安得削成
諝利便橋之會策決於房喬　丞相堂堂單子莫
啟仰視歸魯國汾陽之田儒必用於尼父　師尹赫
赫周氏所以具膝東山之有褒衣雖起歸公之意
神感淵衷潛發文王之夢　商岩之作霖雨終諧用
汝之謀　帝思舊德式迎公旦之歸　由周而來七
百餘年孰加孟氏　厥棐有恭股肱喜而元首起
唐之最二十四考雅侯汾陽　惟動丕應　陰陽和而
風雨時　予以助理万機時乃代工之任　鼎惟岩
石久隆師尹之瞻燕帝載而使宅百揆莫先同德之
求　是有褒衣行佇我公之復念非遠不陳本明主
及於堯舜　三台之階兩雨晴當齊邑之占顧嘉獻
必告庶至治幾於成康　南山之古　君受秉均

之重君不惜才於異代所貲當世之豪英　四方其
訓以　無競惟人天將降任於任於是必付人終身之
勲業　三后協心而同底于道太微者天子之庭上
相冠東藩之位　格于皇天實任贊元之任北斗者
入君之象輔星近開陽之光　渙其大號莫先同德
之來宋璟再升台座　翟方進智能有餘　蘇張叶
德　隋祁五貴胡廣七為上公　李德裕器業自邵
　邴魏同心　宋號四賢復黃金甌下稚圭十年至
宰相　傳說胥靡　公才五望　著琉璃瓶中　千
秋旬月取台司　公孫徒安　將相門相　黃裳叟
銓畫之才　門不設銓　畜黃裳之文　嘉謀嘉猷
　裴度有許謨之略　府無按史　補華袞之闕
同心同德　沙隄展路　復黃問之尊崇　惟岳降
神山南為先王之喉舌大炬還城　待延英之爾問

夢帝賚弼傳說作商后之盐梅元齡臺閣規模
張嬌多識大俗　瑚璉宝器薦大罪之琊蓋德裕嵓
廊啓奏　元斷善達嘉謀　韶獲正音均明庭之雅
奏房杜相湞而成　伯起累業盛德　張鎬多識大
体　邴魏有声姚宋同帰於正　楊綰進俗移風
晋鄉不問小過　房杜無梅力足以扶持魏顛　熙
帝載而宅百揆　帝賚之弼　人惟求灐風足以典
起貪懦　倡州牧而阜兆民　嵒降之神　民其巫
瞻奉墜於千載之下　運鈞軸以調元　言皆可續
有能奮庸致明主於三代之隆　扼斗極而酙酌
知無不為　受立作相職君不及堯舜　運化鈞
陶之上方令款治天下　用熙帝載致治庶幾成康
折衡尊沮之間　聖王在得賢臣　受正台司庶
事康股肱喜　謀王躰斷国論　身佩安危之寄

簡于岩廊 進朝廷尊 熙帝載亮天工 資蕭
文武之隆秉此魁柄 之職明命 文昌万化之
原 謀猷告厥后 入主論一相皐陶之矢厥謨
僕射百僚之表 胥澤下於民 大臣慮四方代天
理物 燮調陰陽 咸有一德 百揆時叙當軸處
中 運動樞極 助理万幾 庶尹允諧

門下省

總説 職總聯珠云門下鸞臺官也古謂侍中周謂常
伯唐龍朔初改門下省爲東臺左相武后改爲
鸞臺開元元年改爲黄門省掌文謂之北省亦謂左
省政事堂舊在門下省唐永淳二年裴炎移在中書
省
南齊百官志侍中 呼爲門下亦置令吏給事黄門侍

郎亦管如詔令世呼為小門下　職官志初秦漢置事中晉無台省之間自晉始置門下省南北朝皆因之

國朝門下省掌讀省審覆奏駁正行御史所糾請司不法放察吏部擬差職事官奏斷獄案受發通進表狀請進宝印差行事官給遞馬券賜旌節及命婦冠及僧道紫衣師號應有法式所上之事

侍中

總說 聯珠云黃帝時風后為侍中漢書谷永云昔龍堯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至秦置侍中本丞相史漢因之堂侍從負璽獻替以入侍天子故曰侍中入帷幄受顧問拾遺右左糾正

王闕出則參乘冠貂蟬至漢武掌乘輿服物欵子絜
器之屬高帝時有藉孺孝惠時有閎孺或倖幸為之
漢東方朔今日彈張安世並為之後漢張衡魏王粲
為侍中唐陳叔達魏知古馬燧劉幽求並為之

故事　後漢百官志侍中比二千石　本注曰無損常
侍左右賛導衆事顧問應对法駕出則多識者
一人參乘蔡質漢侍中當百選舊儒高德博拳淵懿
仰占俯視功問近对諮訚　上殿稱制參乘佩璽
秉欽負本八人　後漢輿服志侍中加黄金璫附蟬
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趙惠文冠　應劭漢官侍中周
官也金蟬左貂金取堅剛百錬不撓蟬取居高食絜
口在腋下貂内勁悍而外温潤侍中便左右與帝升
降卒思近对拾遺補闕百僚之中莫宜於茲　唐百
官志侍中二人正二品掌出納帝命相礼儀凡国家
之務與中書令參摠而顓判省事下之通上其制有

六一曰奏鈔二曰奏彈三曰露布四曰議五曰表六曰狀以上乃審其餘覆奏畫制可而授尚書省　前漢金日磾傳為侍中光祿大夫出則驂乘入侍左右　惠帝時侍中背冠鵕鸃具帶傳脂粉　史丹傳元帝世為侍中帝出階乘甚有寵九男皆以毋任為侍中　谷永傳永対曰昔龍筦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勅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学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驕恣之道則左右肅又群寮仰法也師古曰常伯侍中也伯長也常使長事者也　張安世傳自宣元以来子孫為侍中　後漢和帝紀皇太后詔守文之際必有内輔以參聽断侍中憲之朕元兄行能兼備忠孝有篤先帝所器親受遺詔當以舊典輔斯職焉　爰延為侍中帝遊上林苑從容問延曰

朕何如主也对曰陛下如漢中主帝一何以言之对
曰尚書令陳蕃任事則化中常侍黄門豫政則乱是
以知陛下可與為善可與為非帝曰侍中面称朕違
敬聞命矣　王送字叔師順帝時為侍中著楚辞史
丹為侍中元帝寝疾丹以親密近臣得親疾候上閒
獨時丹直入臥内頓首伏於青蒲上　謝承後漢書
公孫牌拜博士侍中国有疑事常使進見問其得失
所陳皆據経依義補益国家深見肴納　東観漢記
戴馮為侍中正旦朝賀百寮畢會帝令群臣能説経
者更相問難義有不通輙奪其席以益通者馮遂重
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解経不窮戴侍中
張衡為侍中帝引在帷幄議議左右常問衡天下所
疾故　魏應璩雜詩刑管拜納言貂常衣武弁出入
承明廬車服一　幸毗送侍中時帝以徙冀州户

十万實于河南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安得不與臣議帝不荅起入内毗隨而引其裾帝奮衣不还　王粲為侍中曹植贈詩曰戴蟬珥貂朱衣皓帶入侍惟幄出擁華蓋　益部耆舊傳董扶少從師奉拜侍中在朝称為儒宗甚見器侍　文士傳張衛為侍中歯居惟幄從容諷議拾遺左右　魏志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傳好文采同声相應才士並出惟王粲等大人最見名而粲特處帝伯之官與一代之制　晋任愷字元褒為侍中有經国之幹万機大小多管之愷性忠正以社稷為己任　王濟字武子為侍中與侍中孔恂楊濟同列一時秀彦武帝常會公卿藩牧於乾武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　濟〻矣　沈演之為侍中衛将軍文帝謂之曰侍中領衛俱為優重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

也　七賢傳山濤為侍中詔曰濤清風淳履思心通
遠亘侍帷幄尽規左右顏含別傳髦字君道儀狀嚴
整風皃端美大司馬桓公歎曰顏侍中廊廟之望喉
舌機要也　朱异歷官員外散騎常侍至侍中四官
皆珥貂　任昉為王思遠讓侍中表行則六尽之內
陪接天光語則服重巾命誠信區宇獻可替否出納
惟我　陸倕公侍中啓云職思近功任掌總綸魏選
異才漢承高德　魏志應璩雜詩曰侍中主喉舌万
機無不亂　晉左葸詩云金張藉舊業七葉珥漢貂
金張之家七葉為漢侍中也　陳叔達武德初授黃
門侍郎判納言每占奏搢紳屬目韋安石知納言事
張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轉塞白前安石顧左右引
出陸元方自以為不及退告人曰韋公真宰相　王
珪迁侍中帝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標鑒通

悟為朕言玄齡等材且自謂孰賢對曰　孜孜奉国知
無不為臣不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靖
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彦博處繁治劇衆務必
挙臣不如冑以諫諍為心耻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
至激濁揚清疾悪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
張文瓘拜侍中惟嚴正未嘗為容　高儉字士廉進
止詳　有獻納搢紳皆属目奏議未嘗不契囊家人
無見者　郝處俊為侍中處俊性儉素土木形骸自
参綜朝政每與上言議必引経籍以應対多有匡益
甚德大臣之体　盧懷慎清倹不營産業器用服飾
無金玉綺文之麗所得俸禄皆随時分散而家無餘
畜

四六　崇廊廟之望　弾貂戴珥　佩水蒼玉
專樞機之謀　負重陪乗　冠惠文冠

伏青蒲 左省王陛從容 常伯 黄門 鳳臺
擁筆盖 東臺金蟬清貴 納言 紫闥 蟬冕

門下侍郎

總説 秦始置龍翔中爲東臺侍郎垂拱初爲鳳臺侍郎天寶初改爲門下侍郎韋嗣立薛元超劉泊柳渾裴度張庭後皆爲之宋琛耿介有大節陳叔達毋口占縉紳屬目

國朝元祐令兩省侍郎爲執政官

故事 後漢百官志給事黄門侍郎 注無員掌侍從左右 漢舊儀曰黄門令日暮入对青瑣門拜名曰夕郎 後漢輿服志禁門曰黄闥以中人主之故號曰黄門令 唐百官志門下侍郎掌貳侍郎中之職大祭祀則從監則奉巾既悦奠巾奉鲍爵贊獻元日冬至奏天祥瑞侍中闕則涖封符券給傳驛

前漢劉向集書誡子歆曰今若年少得黄門侍郎顯處也　前漢王惜薦揚雄待詔歳餘奏羽獵賦除郎為給事黄門成哀平三世不徙官　續漢書荀悅遷黄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悅與從弟彧孔融並侍講禁中前漢尚書奏事明光殿省中以丹朱漆地故曰丹墀尚書郎黄門侍郎對揖　杜恕拜黄門侍郎毎直省閤威儀矜嚴　夏侯尚字伯仁文帝與之親友有籌畫知略太祖定冀州遷黄門侍郎魏略董遇字季直獻帝時為黄門侍郎且夕侍講為天子所愛蜀志費禕為黄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群寮　早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命禕同載由是衆莫不易觀　書顧榮仕呉弱冠為黄門侍常時後進盡相推謝稱榮有大才令望　王隱晉書張華為黄門侍郎華博覽圖籍四海之内若持諸掌世祖問

華千門万户畫地郎成　陳宣帝謂吏部侍郎蔡凝日我欲用義興王督銭肅為黄門侍郎卿意如何凝正色曰黄散之職須人門兼美帝黙然而止　後魏書崔光為黄門侍郎未嘗留心文案唯從容論議参贊大政而已　北斉書給侍黄門侍郎河南陸朗弟駿杳審彦師兄弟五人相代為黄門侍郎　隋書劉行本為黄門侍郎文帝嘗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諫帝不顧行本乃正當上前日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豈得軽臣而不顧乃置笏於地而退上謝之　唐書温大雅遷黄門侍郎弟大有為中書侍郎对居近侍議者榮之高祖從容謂曰我起義晋陽為卿一門尓崔元綜長壽中遷鸞臺侍郎勤於政事毎在中書必束帯至晩未嘗休偃　李日知遷黄門侍郎時安樂公主池館新成中宗親往臨幸從官皆預

宴賦詩日知獨存現識於其未章日所穎暫思居者
逸寘使特称作者劳論者多之　任緞別傳魏文以
為黃門侍郎每納忠言輙手壞其本帝嘉其淑慎
四六
壁居黃闥　東臺地峻　進登左省　秩已亞於貂蟬
對揖赤墀　左省班清　大叶師虞　班益崇於鵷鷺
漢以所聞主惟舌是乃出納之司　章奏由其得達穗隱
唐以鸞臺典樞機故為獅翼之地　命令不由黃扉何名制敕
雖曰謀謨廊廟均一体之股肱　緝衣近侍秩亞貂蟬
乃若政事本原實四支之心膂　青瑣崇班職參鵷鷺
寵膺除詔　料治東臺　造膝嘉謀預聞乎大政　位
進貳納言　變調大化　沃心盛業資贊於宏圖　載
重東臺是為喉舌之司　惟帝念功賚君廊之冊詔
膺大任允謂股肱之任　貳公宏化拂瓊闈之青瑣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二十四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二十五

建安葉蕡子實編

給事中

總說 漢舊儀給事中每日暮入對青瑣門故名曰夕郎亦謂夕拜後漢志給事中侍從左右位次侍中或名儒或國親為之唐龍朔改為東台舍人掌顧問應對漢劉向東方朔皆為之晉武帝以張建忠篤履素為江表士大夫所称始命為此官唐德宗以王綽為給事称為黄門要地 國朝淳化四年以給事中封駁隸銀台通進司應詔勑並令樞密直學士向敏中張詠詳酌可否然後行下

故事

漢儀注給事中日上朝謁平尚書奏事分為左右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多名儒國親為之掌左右顧問　晉職官志給事中掌顧問應對　隋百官志給事中掌侍左右分判省事凡百司奏抄侍中既審則駁正違失詔敕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　晉書任熙字伯逵立德邈然拜給事中　晉起居注武帝詔曰郎中張逵忠篤履素為江表士大夫所稱宜在中朝以逵為給事中　晉武帝詔燕王陳劭清政廉潔博通六籍宜在左右以崇儒訓可給事中　張行成累遷給事中太宗嘗聽軒謂侍臣曰朕所以不能恣情款取樂當年而勵節苦

心畢宮菲食者正為蒼生耳我為人主兼行將相之事豈不是奪公等名行成退而上書諫曰陛下聖德含光規模洪遠雖文武之列實無將相可用臨軒對衆與之較量損万衆之尊共臣下爭功哉太宗深納之　郭承嘏字復卿轉給事中出為華州刺史詔下西省送詣中書求承嘏出麾之由給事中盧載封还詔書奏曰承嘏自居此官繼有封駁能奉其職宜在瑣闈牧守之中務為推擇文宗謂宰臣曰承嘏又在黃扉歟優其俸祿暫令應問近閣而諫列拜章惜其稱職甚美事也乃復為給事中崔植字公修為給事中特稱孝戢特皇甫鎛請减内外官俸祿植封還勅書極諫而止　李遜為給事中以舊制隻日視事封

群臣避奏論曰事君之義有犯無隱陳誠啓沃不必擇辰今群臣數奏乃俟隻日是畢歲臣下覩天顏獻可替否能幾何憲宗嘉之乃許不擇時奏對　李藩字叔翰遷給事中制勑有不可遂於黃勑後批之吏曰宜別連白紙藩曰別以白紙是文狀豈曰批勑耶裴垍言於帝有爲宰相器遂拜相故史臣曰批勑有夕郎之風　袁高爲給事中德宗復用吉州刺史盧杞爲饒州刺史命高草詔高執詞頭以藹宰相盧杞作相三年矯詐陰賊退斥忠良若更授之大郡恐失天下之望宰相不悅命舍人草之郡出高執之不下乃奏論之　張元素遷給事中太宗詔發卒脩洛陽宮乾陽殿以備上巡幸玄素上書諫之太宗嘆曰張

公論事有迴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傳哉　国朝至道中
以給事中魏羽知潭州上曰魏羽雅有心計通明吏道但無執
守易迁徙耳朕自任使以來未十年髭鬢尽白亦可憐也　李
憕有仕事称　薛廷老推為正人　孔戣論事甚慷慨　李渤
孤操自持　薛元超陳當世得失　孔頴達教進忠启　呂元
膺直氣讜言　齊瀚論駮援古誼　盧鈞敭奏無私　李嶠明
狀仁傑等枉　楊虞卿私第見客人號行中書　蕭申锡漏禁
密與人日為善鶻　沈佺期市東曹拜瑣闥又云恩移雙管
筆恩降吾特衣　薛存誠除給事中詩再入青瑣闥忝官箴自
非又云禁闈偏近日行坐是光輝　王維酬郭給事詩云禁裏

踈鍾官舍曉省中啼烏吏人稀晨搖玉佩趨金殿夕奉天書拜瑣闈

四六

全篇疏恩西掖進位東臺由天子諫爭之臣居門下封駁之任背補闕拾遺之誼世所講聞今批勅廷詔之風士方聳聽言責無替師虞允諧竊以肇自祖朝依新官制黃門省冠從省事專出納之司青瑣故號夕郎職典樞機之地煥身章之貴飭昭從專之揮光詔令施行許稽參於利病人財進退可執論其正邪議論或異則宰輔不敢專旨意所否則命得以格此裕陵董正之深意為神孫經遠之貽謀非時 儒不在盛選雖任重而職大亦爵高憂而深恭惟 某官秉德溫恭執心夷

粹學精純而閎肆吃六藝之芳腴文稚健而雄深接兩都之夾
武蚤膺眷簡脩歷清華燕婿若魏元成得士人之大躰博贍如
韋處厚振五學之流風惟志合而道同故諫行而言聽民生蒙
膏澤之潤國本賴元氣之強徊翔侍從之班涵養公台之器況
張公之論事務以為天而山甫之永懷姒於攜交行頒制綍趣
秉政機亟爰立而處中副具瞻於端右某少而多病衰不待年
意氣已頹學問榛落念五年之去國方万里以人夷感大行之雲
飛長塗將毋悸西山之日薄回首驚心伏惟一面特達之智
豈無今日寅緣之恥顧稍從於內徙曾何覬於褒言願平生為
君子之儒豈以窮通而易此使流俗知国士之報更觀夷險之

何如
恭審錫命中宸進班夕拜持橐簪筆位既峻於瑣闈正笏垂紳
忠益殫於黼扆俊傑登用国家增榮恭惟　某官玉潔無瑕金
堅不撓斈窮六藝路紙上之空言識照百為浩胄中之奇蘊依
光聖進泛駕夷途君奉必書稟觸捌之直鄭予言其代鶴鳳掖
之能声旋奉皇華遠馳紫塞發越忠義之氣門揚遺德之威群
酋慕李揆之名万里帰属国之節益隆望実荐被褒迁喉舌攸
司蕉總納言之任羽儀槽重戴高批毅之風側穗制音進陪国
論其凤豪契眷每荷提撕岸側沉舟傍閱千帆之過籠中剪翮
仰看百鳥之翔棲遲猶困於青衫零落漸彫於異髮雖雲泥有

問空彈貢氏之冠然岩谷久寒頗借鄒人之律

專艮臺封駁之任　舊騰夕拜之選　仁人之利博哉

進瑣闈追趍之班　傾倒辰猷之告　君子之道長矣

封詞頭而不下舊傳解事舍人之名　惟出令毋憚於反汗

批敕尾以度歸共覌儒者給事之効　則論事咸歎於回天

命出昕朝　惟騎青瑣之迁　轉圜有道坐知天意之回

寵陞夕拜　實待黃門之用　反汗無嫌更覔王言之大

必用端亮明俊之士　張元素有回天之力　爲論思獻約之選

庶有執議正教之風　李叔幹有批敕之風　資顧問應對之才

臺諫叙其事於已行　自秦置之而名給事　習謀開通於天下

給舍正其令於未出　至漢国之而號加官朝夕平奏於殿中
出納正命職當喉舌之墨　宜峻耳泉之秩　在古蓋出給之仕
充闥帝猷位處腹心之地　遂升左省之聯　於今為侍從之隆
元素有回天之力魏徵稱可謂仁人之言　處東臺機要之司
叔翰有批敕之風裴垍美其有宰相之器　有禁闥腹心之選
青瑣要路既践夕郎之班　趨左掖之嚴凝　溢綈檢之褒言
黄紙除書幾塗宰相之字　奉上臺之清切　居左曹而俻問
哭孚暌之白麻　戢在禁嚴　戢居論駁　西掖下書　封駁
批叔翰之黄敕　事門出納　事係安危　東臺進秩　論思
丈石之班　東臺論駁之司　漢間青瑣有夕拜之舊儀

黃扉之秩　万幾出納之地　唐隷鸞臺有塗帰之故事
黃扉要近　司瑣闥之重權　鄭衆明經來副登延之意
青瑣邃嚴　係聖君之親擢　袁高抗義行觀直亮之風
紫宸之命　敕詔令之違責於此教　夕拜　望重鸞司
青瑣之塗　摠文昌之奏許以塗帰　辰猷　任光龍作
雖曰集書省之隷　批勑尾　惟此紀綱之地
亦為小門下之称　郝伺頭　實為廊廟之資

起居郎　起居舎人

總説

晉天文志北極東一星曰柱下吏主記過左右之象荀説
申鑒曰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有左右吏二人記

言事言為尚書事爲春秋君舉必記藏否成敗周官大史掌建
邦之六典左傳大史董狐書趙盾之惡孔子称為良史崔杼弑
齊君其第嗣書而死者二人其第又書乃舍之南史執簡以往
聞既書矣乃還是也黄帝時有史官孔甲周宣王時太史胡毋
敬楚左史倚相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司馬遷爲太史令紬石
室金櫃之書皆其職也職林漢武帝有禁中起居後漢馬皇后
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似在禁中為女史任王莽置柱下五
史如御史聽事侍傍記其言行此起居之職自魏至晋起居注
則著作掌之後周有起居職又有著作二人則起居注作自此
而分隋煬帝以古有内史外史令著作郎郎外史唐分隸門下

中書分掌左右龍朔二年改為左右史舍人為史舍人左右史
漢書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謹言行昭法誡也
右史記言左史記事又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唐加
置起居郎夫子臨軒侍立於玉階之下人主有命則逼階延有
而聽之退而書之唐庚自置崔濬祖於世南蔡允恭咸居其職
伏在紫宸則夾香案分立殿中螭頭杜牧為周墀就螭首之㘭
處直第二螭首亦謂之螭頭杜牧為周墀墓記日公為起居舍
人濡筆立石螭下唐太宗朝始詔左右省起居螭頭記事記言
唐許公集起居舍人授左司員外郎制曰珥筆記言方光東觀
張鎡起草耆動南宮陸士衡詩優游省闥珥筆華軒唐人言左

右史當用等一流 柳世爲左史自稱左侍極褚遂良共號高鉞

鄭有融揭疑皆爲起居郎著名鄧仁表虎人瑞亦以是稱魏謩

万興文宗起居注觀

故事

後魏始置起居令史每行幸宴會則在御左右記錄帝言及賓客訓荅

唐百官志門下省起居郎掌錄天子起居法度天子御正殿則郎居左舍人居右有命俯陛以聽退而書之季終以授史官貞觀中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事每伏下議正事起居郎一人執筆記錄于前史官隨之其後復置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若伏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郎坳處時號螭頭

六典起居郎掌録天子之動作法度以修記事之史凡記事之制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必時書其朔日甲乙以紀歷數典礼文物以考制度迁拜旌賞以勸善誅伐黜免以懲恶季終則授之于国史焉　六典注居起郎因起居注以為名起居注者記録人君動止之事春秋傳曰君舉必書礼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又曰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為尚書事為春秋皆其事也宋衷世本云沮誦倉頡為黄帝左右史周書穆王時有左史戎夫書前代存亡之誡諸侯之国亦立之晉武帝時得汲冢書有穆天子傳体制與時起居注正同蓋周左右史之所録也漢武時有禁中起居注後漢明德皇后

撰明帝起居注然則漢時起居注似在宮中為女史之職魏晋以來皆中書著作兼修国史元康二年著作隸入祕書別名著作省歷宋齊梁陳皆掌国史後魏及北齊集書省令起居注令史之職從七品上後周春官府置外史掌書言及動作以為国志盖其任也隋省内史舍人四員始置起居令人二員皇朝因之貞觀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職於門下置起居郎二員明慶中之置起居舍人始與起居郎分有左右龍朔二年改為左史咸亨元年復改天授元年又改為左史神龍元年復故唐太宗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鄉知起居記録何事大抵人君得觀之否對曰今之起居古左史右史也書人君言事且記善悪矣為

檢誡庶幾人主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親自觀史上曰朕有不善卿必書之耶遂良曰守道不如守官臣職當載筆君舉必記黃門侍郎劉洎曰設令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皆記之　杜正倫知起居注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一出欲言即思此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左右史臣職帝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首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損於百姓願陛下慎之太宗大悅

鄭郎自有融爲起居郎文宗恭勤節儉謂宰臣曰朕聞前日內庫唯二錦袍飾以金烏一袍玄宗幸溫湯時御之一與貴妃當時貴重如此如今奢靡豈復貴之時郎執筆螭頭下宰臣退

上謂朗曰適所議論卿記錄未吾試觀之勤對曰臣執筆所記
便明為史伏惟故事帝王不可取觀帝乃宣謂宰臣曰鄭郎引
故事不欲朕見起居注夫人君之言善惡必書朕恐平常閑語
不関理躰垂諸将来竊以為耻異日臨朝庶幾稍改何妨一見
以誡醜言朗遂進之　鄭仁表為起居郎文章俊拔然持才傲
物人士薄之自謂門地人物文章且美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
瑞有鄭仁表　獨孤郁迁起居郎權德輿作相郁以婦公辞内
職憲宗曰德輿乃有此佳壻因詔宰相須氏族之家選尚公主
者　馮定請許左右史隨宰相入言奏記事宰臣不樂　国朝
唐詢江東轉運使因辞得上殿言執政純用科名人修起居注

非故事未我脩注
闕仁宗遂時目訖
全蒲疑梳乎金汗簡進貝古柱下之一星珠璉肓躍廷嫱
四六頭之二史金妃生風晉掾之閉奉適胥賁洪推　　其官
粹資塵表與条我先墻人木之目園森薇德摽鼓洪鯉之千石
碎隱文嗚磨月宿以冲飛馭雲鼎之遠儒蚕掌勇退遠有光華
擒宝花之梯書肖膚圖任灰紫薇之香果父戢付楊萩式序於
記言實有階而論道尚嵩且筆至頓聖模親見楊子雲既肇現
於論選有君南宮括宜即任於贊哀綦迹許左符阻堯東塑總
與人之誦治表前占馳一介之畫心稚進念
共審光奉明論晉司左史挑記言之青蔺自道方行結侍立之
然約清光弥迨鄒傳回建手彥一封以躩剔與文我畢煌禧蜩
之戢論思委迹屬車從約尾之班所謂地禁而戢親庭　式辣
行而言穗梯階攻路光縮儒林共惟　　乘官薄皇而動也則
該冷而寺以約礼門長洛已貿深而逢原言物幸每付法以侯
命明翔峯七淹泪厳董和而下同味悉綢汝衣口浩然自寺熏
可津於貪之果破爾紅經踏清紉事無虛美譯君拿而心書進
則及忠寔王前之悲逞式覓執替濱示登儒送涸良才禮不輕
於峯相燕訴大手封方汝於王言集曰覷膚塞汛蒙物昧市虎
深撈智音獨止於流筆言巢燕微蹤大瓩方折於廣厦

伏審輟自中台 進登右史綍綸丞相之後已竟台袞之親論表
人王之前亟陪簪橐之徒迭聞除日大稱師方叅惟 某官
器宇靖嚴淵源浩博櫝價珩璜之府攜揮奎璧之躔錦帕牙籤
盡讀平生之未見金鐀玉板成書万世而不刊漢廷爭避於菌
馮魯國獨鮮於鄒佩果 拜尚方之賜遂從柱下之遊珥筆香按
之傍袞衮八索九丘之誦裁冠細氈之上講肆三王四代之陳
士歆稽古之業國盛得賢之慶祥麟威鳳要爲間出之英豈詔
設討言之官職當汗簡國居奉而必書 分曹兩掖
主司過之史事及剪桐表王者之典載 通籍九門
陪幽薄於林光出參法從 最親咫尺之顏 通立墳典索之李

接公槐於文石入春內朝　實草起居之注　挺忠肅恭懿之姿
東帯彩纓領周行於螭陛　秉螭階直書之筆　進直赤墀之下
懐鉛持槧約魯史於麟毛　階西披記注之司　密司清汗之文
職司直筆削青獨以惟勤　龍墀隨伏紀言事於退書　彤庭
班奉朝內服皂衣而已允　螭陛含毫成起居之新注　文陛
影纓而進俾人興無間之言　供奉之班　歷蘭臺載筆之司
執簡以前成君奉必書之典　記注之任　更柱史記言之任
入侍禁庭則遂焉之直　践玉階方寸之地　陪侍從雍容之列
退操汗簡則迭焉之書　近天顔咫尺之威　實朝廷要重之司
間奉召趨之一節　職典公東之奏事　筆削無隱　香案

人臺記史之二星　日閣柱下之方書　詞辨良多　文陛記注　直筆　中宸　獻納可存雨露邊起居　清班　右史　地分清功任才賢　杜句

中書

總說　魏志黄初初改秘書省爲中書以刘放爲監孫資爲令唐爲尚書省爲南省門下中書爲北省亦謂門下爲左省中書爲右省或通爲之兩省　國朝中書省掌進擬庶務宣奉命令除省授台寺監長二館閣帯職提奉官已上台諫章奏臣條陳請與革廢置及内外取止之事　治平二年知制誥祖無

擇言中書省不當在東乞與門下省對移注門下中書與尚書號三省其長官皆宰相之任今乃在省在西右省在東不可唐龍朔中嘗改左右省爲中書臺此又不明不何易也從之

故事 唐百官志中書省武德三年改內書省日中書省龍朔元年改曰西臺光宅元年改中書省曰鳳閣開元元年改中書省曰紫微省吳志刘楨贈徐幹詩曰誰謂相去遠隔此

西掖垣 拘限 清紉禁 中情無由宣應劭漢官儀曰左右曹受尚書事前世文士以中書在左右因爲中書爲右曹又称西掖何法盛中興書范寧拜中書侍郎專掌西省

謝玄暉直中書省詩紫殿肅陰陰彤庭赫弘敞風動万年枝日

筆承露業玲瓏結綺栽深沈昧珠網紅藥當階翻蒼苔依上藏言閉鳳池鳴佩多清響信美非吾失中園思偃仰明情已鬱陶春物駘方易安得凌風翰聊恣山泉賞　卞伯玉中書郎詩曰大方信包含優渥遂不以躍鱗龍鳳池揮翰紫宸裏通典以其地在樞近多承寵任是以人固其位謂之鳳凰池

中書令

總說　徐堅云中書令漢武帝置出納帝掌尚書命奏事蓋周官內史之任孝武帝遊宴後宮以宦者掌尚書事改尚書為中書謁者魏文帝改秘書令為中書令隋弃唐初爲內史令武德初改中書令龍改二年改爲右丞相號西臺右相後

魏時亦爲紫臺宣武帝謂中書監崔光曰卿是朕西台大臣唐龍朔中改西臺光宅中改鳳閣開元中改爲紫微令亦曰紫微省天寶中改右省唐爲尚書省爲南省門下中書爲北省亦謂門下省爲左省中書爲右省通謂之兩省中書令屬兩省

故事六典中書令掌軍國之政令緝熙帝載統和天人入則告之出則奉之以釐万邦以度百揆蓋以佐天子而執大政者也

晉大寧初肅祖詔温嶠曰卿既以令望忠允之懷著於周旋且文清而旨遠宜居深密令欲卿以爲中書令朝端亦咸以爲宜臧榮緒晉書滿尼性淡退唯以著述爲事永興末爲中書令懐帝以繆播爲中書令朝事莫不諮之人君之所取信於臣

下無以尚也　晉中興書顯宗加王洽中書令帝曰敬和清裁貴重爲中書郎吾尚小數呼見意甚親之命以爲中書令欲共講文章之事　續晉陽秋中書王獻之卒以王珉爲中書令世稱大王令小王令珉父洽求和中爲中書令至此珉復紹父人以爲弈世令望　温嶠爲中書令詔曰中書令之職酬對無方斟酌体宜非唯文疏而已非望士良才何可望居斯任果拜乃止　荀勗自中書監爲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曰奪我鳳凰池何賀之有　王珉別傳珉字秀琰詔曰新除侍中珉才學廣贍理識清通宜處機近以參時務其以珉爲長兼中書令　王獻之爲中書令啓瑯耶王爲中書監表曰中書職掌詔命非輕才

所肱獨任自晉建国常命宰相叅領中興以来益重其任故能王言弥徹德音四塞者也　呉録紀陟景時爲中令陟父亮爲尚書令每朔會詣以屏風隔其坐　張華爲監裴楷爲令共掌機密　晉書王延之代張緒爲中書令何偃嘆曰晉以子敬秀琰爲此職今以延之代緒爲之可謂清官後接之者實爲未易　後魏任城王澄爲中書令蕭頤使庾華来見澄音韻遒雅風儀秀逸謂主客郎中張彝曰昔魏任城以武著稱令魏任城以文見美也　高允爲中書令高宗敬礼甚重晨入暮出或積日居中朝臣莫知所論高宗曰高允者真忠臣也朕有非栢正言面聞其过而天下不知其諫豈不忠乎　高允爲中書令文帝

重之不名呼爲令公　宋謝莊讓中書令表曰臣聞璧門天遠鳳沼神深綠論王言出納帝命自非望允當時譽宣庠塾未有繆承曲寵妄席茲榮　房玄齡太祖即位爲中書令第功班賞等一與杜如晦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功第一　岑文本始爲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荅曰非勲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或勸其營產業文本嘆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秘書郎縣令爾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尚何殖產業耶故曰未嘗言家事既任職文賚錫豐饒皆令弟文昭主之　裴炎輔太子是爲中宗改中書令舊宰相議事門下省號政事堂長孫無忌以司空

房元齡以僕射魏徵以太子太師皆知門下省事至是以中書
令執政事筆故徙政事堂於中書省　張嘉貞選中書令居位
三年善傳奏敏於裁遣　張九齡為中書令時天常節百官尚
壽多獻珍異唯九齡進金鏡録五卷言前古興廢之道上賞異
之　魏元忠為右僕射兼中書令請歸鄉拜掃特賜錦袍一領
銀千兩并給千騎四人充其左右手勑曰衣錦晝遊在乎兹日
散金敷惠諒屬斯辰　吏部郎中張九齡一代詞宗為中書令
引為陜為中書舍人與孫逖梁涉対掌文誥時人以為対揆
裴度徒東都留守加中書令度不復有經濟意有治第東都集
賢里號緑野堂

四六

全篇龍隨龍取榮疾鳳池當風雲感會之時俊天地交泰之象傳聞四海權吾一辟竊以国安多艰方撥乱而反正仕途久疐當爲官而擇人况中書政事之原乃天下根本之地有德在位斯民奉安恭惟　中書相公秉贊皇猷才全王佐直方大以求豁已安民平泰以洛斯民洗光咸池親逢盛旦宣威沙漠定策元勲眷注益隆仰望弥著某刻心盛德翹首下風附驥尾以無階賀燕廈之有托仁者在高位已符孟子之言聖主得賢臣頌奏王褒之頌

聖宋名賢四六叢珠卷之二十五